

# 高安縣志

重修高安縣志序

凡名郡勝區莫不有志最遠者可推之  
千石筆冊盈數尺焉高安即古筠州稱西  
江道院於浮艸既法之後張二十四年也

國朝康熙年間高安邑志始成乾隆乙亥修之  
嘉慶乙酉展脩之百二十餘年冊亦莫然非矣



以爲湖西原又將三十年其備之以爲  
而必存名則分爲望都志庶於後  
覽異宜今若詳考之公道得詳哉  
身今據開志局承主一年志事未因與  
事 法君子議定仍宜例有無始列之各  
未惟三十年間之數於文苑官績用範  
四卷另

置一冊於以示獎勵焉地當瑞郡首乞  
下據戶勘蓋藏而賦助無賦歲之征官  
作科之考其所以樂至生息

公上者垂百七十年蓋自元明三百  
無間斯連莫告之若一旦汰其浮而  
感



聖政之至仁保瘠土之民向以我朝

列聖相承克正世者百千萬億溥海內外布未輸

丹已百八十年矣敷天咸蒙不實獨高安而

高安因久困不得蘇是志亦久廢不如此也

則斯志也實為我

聖清億萬斯年記

恩之典冊不于茲斯志二第為食舊德服先

者無忘乃五十年以前以此之志之亦不

對酌損益因時制宜以俟後之君子

道光四年歲次甲申閏七月吉日邑令

高以本謹抄并書



總修

高安縣知縣 高以本

分修

湖北武昌縣知縣邑舉人 吳層雲

彭澤縣教諭邑舉人 吳凌鳳

孝廉方正邑舉人 胡兆先

玉山縣教諭邑舉人 賈麟書

湖口縣訓導邑舉人 鄭亢禧



揀選知縣邑舉人 席榮暉

揀選知縣邑舉人 傅紹祖

邑舉人 徐鼎

邑舉人 陳致中

揀選知縣邑舉人 熊友稷

署臨川縣教諭邑廩貢 劉縉元

署信豐縣教諭邑廩貢 陳寅

邑歲貢 吳士儀

署進賢縣教諭邑廩貢 廖功泰

邑歲貢 皮愷

邑歲貢 幸鳴球

邑歲貢 皮起鳳

邑歲貢 童冠

邑恩貢候選直隸州州判 黎錦章

邑歲貢 常泰亨

郡廩生 熊如淳



邑 廩 生 彭 梅

郡 優 庠 生 吳日新

邑 庠 生 朱國珍

邑 庠 生 彭 熾

邑 太 學 生 徐 驥

督修

賜進士出身吏部稽勲司主事邑人 熊如澍

賜進士出身廣西臨桂縣知縣前翰林院庶吉士 徐 驥

嘉慶丙辰年舊修邑志姓氏

知縣 俞聖基 吳 楷

邑紳士 王茂煥 吳佩蓮 吳斗輝

朱蒙恩 熊中達 熊定飛

陳 霖 吳孝翼 童星輝

汪 雲 王步衢 李含英

吳 榛 常珍元 吳 訓

徐承尹 戴 仁 歐陽岫



吳鍾岳 吳層雲 熊如澍

吳奕輝 姚五鼎 梅文經

王景訓 傅立德 陳炳

熊卜 陳仁榮 吳棊龍

朱詔爵

乾隆乙亥年舊修邑志姓氏

知縣 聶元善

邑紳士朱必堦 吳學瀚 徐濟言

朱之元 劉發純 陳韓文

徐業 陳規中 鄭槐

胡楠 陳遠新 吳霽

武功 李鎮邦 劉榮質

姚幟 熊學淇 傅廷幹

廖琛 熊定求 徐凌雲



王洛 姚紹元 毛世泰

康熙辛亥年舊修邑志姓氏

知縣 張文旦

邑紳士 汪毓珍 胡起龍 徐遷

徐珩 李文燦 楊一璉

朱珊 劉其澍 鄒嶧

楊錫 劉九嶷 陳九疇

鄒篤生 胡惟聖 陳之璠

胡士璉

原序

邑令吳楷

昔者先王建國詔地事則有圖詔觀事則有志比生齒則有籍所以能周知九州封域與夫人民之數後世撮其大要萃為一書漢之郡國志唐之十道圖宋之九域圖元豐九域志邑志何昉乎蓋昉是也高安於漢為建城縣唐武德五年改今名仍於縣立靖州續改米州又改筠州八年州廢以縣屬洪州南唐復屬筠州宋寶慶間改筠為瑞明為瑞州府縣仍舊

國朝因之其地山水秀麗鍾毓逾常以故聲名文物盛於江右晉則有黃萬碩唐則幸南容沈子美宋則劉凝之道原壯與家學相承胡少伋陳致廣辛震甫胡從甫其



較著也明則楊伯玉吳文端王槐亭范國吉傅仁泉朱諧卿我

朝徐敬齋朱文端陳木齋輩代不乏人蓋

國家承平百有餘年矣重熙累洽久道化成高邑密邇省垣風教稱善其君子禮讓廉謹沐于詩書其野人樸嗇節儉習於勤勞殆庶幾比戶可封者與司斯土者按山澤而識虞衡之利閱城堡而預繕守之規算戶口而思富教之猷觀風俗而酌寬猛之宜緬人物而切景仰之慕皆莫要于志固不僅攷山川之勝蹟侈典故之搜羅已也舊志初修于康熙辛亥續編于乾隆甲戌越四十餘年癸丑邑宰培峰俞公疊奉 上憲檄飭纂修乃集

邑中耆宿及子衿之通敏者設局于城南之禪那寺相與釐訂編次其間因草損益均經手定越乙卯秋培峰以護江州司馬篆去楷奉檄代理欣然樂董其事培峰極贊在局紳士潔已辦公不辭勞瘁將未脫稿授余余受而讀之見其條分類繁不蔓不支較前志已為周密茲復細加考証析疑定舛折衷以歸至當所謂始事者職詳而繼事者職要是也此邦人士生當

聖

聖相繼之世禮陶樂淑沐浴涵濡知必有踵前徽而為

大廷獻瑞者其於邑乘不更有光乎爰撮片言以弁其簡端



序

卷首

卷首

卷首

卷首

卷首

卷首

卷首

卷首

卷首

卷首

原序

郡守劉登科

古者分疆畫里而樹之邑凡戶口田賦民風土俗悉載諸版故司徒獻籍天子拜數以登誌顧不綦重矣哉周制四百為縣正秦以萬石為令漢因之迄北齊則有中下三等之別然罷自為載邑自為紀蓋以一邑中則壤之高下民數之登耗風習之醇靡地產之饒腴人物之臧否皆於邑乘是徵高安當江省上游隸於瑞罷為首邑予按西江府屬十有三而縣無如瑞之少者州縣七十有八而糧無如高之重者甫涖任即索縣志閱之僉曰縣志統於府集中噫國有史家有乘而邑安可無志哉雖然史有闕文原以徵信高邑之所以闕志者非



闕志也以前此賦浮於額耳田賦關國本之重一日苟  
且成書久之遂為不易之規故與其賦未定而按籍傳  
訛曷若浮既汰而畫一垂令也此管之官吏紳士有志  
未逮坐是故耳而今何厚幸哉予下車未幾即為筠民  
慶更生然

聖天子清問下詢恩出尋常蠲除之上而伏

闕陳情使兩郡疲困顛連之狀得以

上聞則右藩 莊公僉憲 安公之力也兩覲臣伏蒲懇切

何減一幅流民圖然未出章門已辦入

告之謨矣筠民之於二公何厚幸哉夫高安則壤下矣童山

石田不雨則旱稍雨則澇即使復實額之五萬七千餘

石猶是以瘠當肥安能堪此六萬一千四百之浮哉故  
浮既汰而生斯土者可無轉徙流離之苦官斯土者可  
免罣誤下考之書由此生聚既復人文益盛予偕張令  
適官於筠獲與民更始亦何厚幸哉雖然高與新俱予  
屬邑高安額糧五萬七千二百有奇減浮六萬一千五  
百餘新昌額糧三萬七千九百有奇減浮一萬八千餘  
被

恩之日各 上憲詳考宋元編冊計以江省全書合之本府  
郡志照額減除為至當不易之舉在大父不忍偏累其  
子豈忍肥瘠於高新哉新人謬執邑乘曲為較量豈鹽  
邑有成書而府志省編非信史乎夫三邑中幅頓之小



惟正之艱莫如上高何教人獨垂首緘默歟今奉行既久合應載之志中以垂不刊至於風土文物差徭雜編在前者悉倣魏志將來者博詢輿論予樂其志之成因士夫之請敬弁一言以見三百年未究之澤

世祖章皇帝徧其德數十臣屢疏之請安憲臺集其成斯志不朽流風餘韻方與碧山等高錦水等長後之留心民隱者將有感於斯文

龔其裕

周禮邦國四方之志各有專官故自職方氏而外或掌之小史或掌之外史蓋綦重也嗣後秦置郡縣疆里之制愈分而版籍圖書亦因之大約郡隸諸守縣隸諸令

古之志合而今之志分合則簡分則詳其勢然也獨是郡縣分矣而縣統於郡郡又統於省且有天下一統志以綜之亦猶王朝小史外史之所掌也則雖分而未始不合憶予戊申夏奉

命分佐筠陽至之日即索郡志觀之見其風土人物犁然可攷竊謂三邑之志盡在是矣而止於崇正改元又私以為新志之續非郡太守莫任歲辛亥高安張令適有縣志之舉其亦由合而分之意乎夫高安於筠為首邑前此志附於郡厥義從簡張令慨然舉之俾一縣之蹟畧者詳缺者補甚盛事也書垂成而太守劉公為之裁定焉示有統也抑亦分不忘合之義也予維魏縣之有



志猶國之有史史記天子之言動志則一罷一邑之沿革利病史之義例有編年有紀傳志則山川土俗而外上及星野下及物產蓋史從其鉅志不遺其細史從乎尊志不畧乎卑固相表裏也雖然以才如昌黎而不敢以史為任則何其難危素修元史每令老軍談遺事而志之又何其易為難為易亦各有所衷矣志豈異是哉今高安之志遠者取諸罷乘之編輯邇者徵諸見聞之傳信其間叅舊掇新偕諸士大夫折衷於難易之故者蓋不知凡幾時予適代

覲入都未獲炙其比事屬詞之盛既歸披其書覩其顛末未嘗不歎 太守劉公之與張令相與有成以勒是志也

今日者

天子方命儒臣纂修史書而此其史館叅稽之一助矣抑聞之祭川者先河而後海筠郡志創於元至治之年終明之世僅再修焉 太守之襄是志也殆亦與之為權輿歟予不敏謬道其郡縣分合之說如此

邑令張文旦

郡邑之有志國之有史相為權衡者也志昉於禹貢史統於春秋志分而史合之志繁而史約之一代之志千秋之鏡也漢蕭相國入關先收圖籍不綦重哉

今天下車書既一海宇又安郡邑之志所在修輯予承乏茲土受事之初徵其志而弗得一切事例僅附見於郡書



又自崇正改元而止戊辰以後未之及焉即山川弗改城郭依然而六曹因革漸非其舊他不具論如田賦為國家根本高安浮糧之累受困幾三百載屬有天幸恭遇

世祖章皇帝訪求民隱

莊安兩

覲臣得以繪圖入告遂邀

俞旨從實起科此亦古今來莫大膏澤也而按之郡書浮額未去是猶絃已更而尚聽往者之音轍已易而仍尋當日之軌也可乎哉乃集邑紳士而謀之曰高安數百年無志缺事也蓋補其缺諸君曰然前者汰浮之日中丞蔡公檄瑞袁二屬修定志書緣勞只之民瘡痍初起朝奉而夕莫之行是用滋懼侯之創始吾願也敢不拜

命因開局城南之文昌宮屬諸生陳子九疇鄒子篤生胡子惟聖陳子之璠胡子士璉分曹編輯紳先生經理之于簿書之暇憑几而簡閱之提綱揭目詒故採新廠課他邑所同而汰浮高安所獨也前此里民三叩闕撫按兩臺連章請

命者不知費幾許汗血矣是不可以不悉也忠孝節烈邦之德產也往有芳規必取而表彰之本諸與人為善之意以示勸也是不可以不核也他若官制典禮兵戎食貨建置之類或革或因一本郡書畧者詳之佚者舉之訛者訂之期於昭往憲來闕疑傳信而止書既成諸生前而問序予曰一代之志千秋之鏡也子言夏殷之禮而



曰杞宋無徵夫非文獻之故哉文者志也文在即獻在後世之所徵者文而已矣今為汝邑補數百年之缺而一編之中舊德

新恩先疇故俗犁然在目後之覽者於質文升降張弛損益之旨因事而尋求之是吾之志也夫是吾之志也夫

廬陵張貞生

今上親政之年乾健功成人文化洽爰命儒臣遴員開局修世祖實錄暨前代史書

詔下各省會郡國蒐採遺編用備叅稽猗歟盛哉時高安邑侯考城張公理菴甫下車諮利弊急索邑乘觀之鄉士大夫無以應者因慨然謂西江七十二邑各有志獨高

安無志則上無以備太史之撫採下無以資司土之折衷冊籍罔徵版章何考纂輯流傳伊誰之責於是訪耆英禮儒碩分曹紀事比類屬詞未幾書成鄉士大夫羣稱快而屬序於予予曰郡縣始於秦後世相沿由三十六郡為百有三為十五道為四十軍州疆域廢置漸拓愈增而地理志一統志省志各郡邑志亦因之代有修輯藏諸官府凡星野之分隸戶口之登耗壤田之上下習尚之淳漓人物之盛衰無不網舉目張開卷瞭然使官茲土者獲以據古叅今救弊補偏產其地者藉以斟酌時宜矜式儀型而

朝廷之觀風問政黼黻文章將於是賴志顧不重哉高安



故豫章望邑賢哲輩出歷數百年志書闕如豈前此司牧俱傳舍視其官而前之薦紳先生類多君子獨不能請之有司以章一方文獻而相與傳不朽盛軌乎曰非也蓋地方之修志與

國家之纂史固需其人尤需其時

國家非禮明樂備文教聿興之時則石渠天祿不能得之作述憲章以昭一代之盛地方非政理人和洽消化洽之時則撫字催科亦不暇考之耆舊典故以輯一邑之書攷高安自明初有黎伯安以偽漢守將劉五所徵正副米數妄報邀賞遂為定額賦重幾倍宋元後雖覺發伯安伏誅而版籍先定究不可更中間民苦追呼挺而走險華林盜起郡邑騷然舊編三百餘里逃亡幾半官司束手雖連章累牘以請無救科則偏重以故終明之世雖膏澤遍寰宇而茲邑獨不免賠贖之苦向隅之悲後鄉民王乾及彭惟先等兩經籲

闕此各郡邑所無之事而高安百姓獨不憚走京師瀆天聽豈得已哉使當民命重困民情不安遂行因陋就弊纂成邑乘則志中所紀田賦為先按籍而徵終且為害不如俟之請

命乞

恩於賦額既定之後則釐弊復古更新垂遠勒而為一日之書久而遂為百代不易之規今幸矣今際其時矣我



朝鼎定與民休息順治六年

世祖廷見覲臣諮詢地方疾苦惟時右藩 莊公 僉憲 安

公遂以袁瑞浮糧病民情由上請復經撫軍 蔡公題

覆隨奉

俞旨着從原額清汰毋得踵弊混徵有辜德意而高安一邑  
乃以數百年之積困一旦獲免數萬石之浮糧一時奉  
蠲立脫湯火道里摧騰且也西江先是遍地戎馬而高  
安以道院福宅獨不受兵前此不無胥吏為奸弄法舞  
文今則龐伯君遊劉公邑侯理菴張公飲冰茹蘖焚香  
告天澄清釐剔羣樂更生高安之民何厚幸哉既不受  
兵燹之加又奉蠲歷來虛增之稅且一時而值兩福星

同事一方際會之隆今而後可以鳴盛可以登志此邑  
侯所以惓惓於志之修與邑中賢達相與鼓舞贊成不  
能自已也獨是邑之管年雖賦額不清閭里空虛而山  
川所鍾篤產哲人若潛虎眼陳半升吳文端范光祿諸  
公氣節文章光昭天壤則今此遭逢

盛世汪濊普沾民無偏枯之怨官無司牧之憂士朴農愿戶  
誦家絃觀摩砥礪應運奮興以為志書光者當倍於前  
則吾今日之序盛事以傳來茲鳳山錦水之間固當與  
諸君子稱喜又何能不與諸君子交勉也哉

邑人熊坊

嘗考周官詔小司徒稽籍而書之於版以登天府稽之



為言志也無志則散散則人各行其私稗官野乘得出而糾其議煩猥失實之所由誚也是以先王章之於國則曰史通之天下則曰志志其地志其物志其人邦甸家削之所由區幣餘財賄之所由覈忠佞淑慝之所由著志之而有所繫無所隱志之而多所勸多所懲類物以綜事集事以立法法立則統有所屬而人不亂邑大夫藉是與君若長佐天下而聽政者此也今之邑視古為子男國若建隸三百餘里於江右為伯國數百年竟缺專乘非上之人不率為修明抑亦民勞實甚殫地出而不給也建瘠壤也山無毛樹無衣民積困於虛賦是以故墻高新墻卑夏復冬締所在如是乃其太古遺風猶存朴畧父教其子兄勉其弟畊桑而外祇有誦讀即子弟之不能為士者亦以一藝自業謹身率法不敢為非雖寒畯窮簷展轉溝壑不忍逋賦以累慈惠之長瘠土之民嚮義其建之謂乎歷稽往牒名賢輩出採藻木天者若而人宣麻掖省者若而人賦政藩撫者若而人至風烈所著拒婚忤相者有之矣批鱗碎首者有之矣長揖侯門百里上書累危詞而續編於蔡澤者有之矣至鼎革之際桂符陸梁稱兵山谷義夫烈婦誓不屈辱六月冤霜飲泣於寒烟衰草以待闡幽者更復縷縷諸如此類簡不勝書書其一二以誌激勸廉頑立懦聞風而淑世未必不在茲也所幸邑侯張公以博雅名儒嘉



意蒐輯毅然以修明為已任余時待罪毘陵未獲與校閱盛事至聞斯舉不勝欣躍以為徵檄校讐揚扝而飭厲之得荷勲大夫留意若斯誠建之千載一時也古者史佚居三公之次博文強記備天子遺忘其在邦國咸有記言記事之職郡邑之志夫亦猶是也乃史之最弊者莫若穢與畧佞與謗夫穢畧祇郟於才而佞謗則累夫德矣大夫君子溫而理以忠厚長者之意秉董狐史黯之筆諸家之累吾知其免矣異日者有事起居注編年實錄肆力於三長余又將拭目俟之

原跋

邑人鄧應韜

今宇內郡邑星羅碁布往往彷彿周官型方正俗遺意

所在有志而吾邑高安獨闕焉者何以邑為郡首也郡既志而無容更為志也然管也闕而今也修者何以管之志有郡存焉足傳古王之緒可不修而今之志郡無得而悉焉務昭

新王之澤不可以不修曷言乎澤也按吾邑額賦載在宋元舊志畫然甚晰入明而誤於老魁之譌言釀為累葉之厲階民初猶強力勳屬泊乎萬啟之際困斃莫支譁然望救讀民疏則始於王乾繼於彭清匹夫更番而走闕下不惜碎首為桑梓請命讀官疏則近而撫按遠而監兌同聲悲惻而騰封事不憚瀆奏為疲瘡分憂然調劑多方總屬權宜暫可治標究難拔本幸遇



世祖皇帝登極之十年大計天下吏清問民瘼允藩臬言立行

查奏在事羣公因獲相與矢心公慎對揚

天子之休命而賦乃貞嗟乎同一民隱同一國恤也自下籲上則堂遠而閭隔自上憫下雖天高而聽卑

王者之澤施於民易易浩浩也固如此而要皆吾邑人前當

盡極有先甲之呼方能俾

莊

安二公所耳際目覩者衝

喉靖獻故革言三就而有孚也迄於今彈指一十八年家尸戶祝固無射於人斯然吾儕猶及見之使後之人無徵或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不將見

帝力於何有乎而可乎於是聚邑之人僉謀其不朽者惟志之為兢兢焉或者曰傳云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

物無可稱其德者而但纂輯是圖得毋類泥蛙拱立以謝雨歎余曰不然周自后稷明農開國施于文王卑服田功以四方惟正之供丕顯厥謨姬公制禮祀稷于郊以配天祀文於明堂以配帝思文之詩曰粒我蒸民莫匪爾極我將之詩曰日靖四方伊嘏文王蓋嘗播諸金石登諸朝廟而下逮公卿有田祿者士庶服疆畝者飲茨梁坻京之奉擁崇墉比櫛之儲亦託詠于大田興歌于良耜致美于多稌其言不一而止脫非恃有雅頌諸什其何以見當日小民之并樂其樂而利其利也然則周人之詩即周人之志也吾邑之為志也猶周人之為志也而且應



詔陳言者必書明下情之所由達題覆克協者必書明上德之所由宣交相磨勘必書明國是之所由定以至先代之內史友外史友薦紳編氓得以並書明刻木取泉者之所由來非如齊人之井飲者相粹也志止矣其他建置沿革風土人物等紀羣志猶存無俟更端焉矣

郡守陳士璠

邑之有志所以紀版章攷人物識興廢察盛衰也

國家命輔軒採風問俗不越乎此而蒞茲土者社稷民人田廬城郭皆於是乎在尤不可不加之意焉高安為西江上游屬筠州首邑管困於元末之浮糧又擾於華林之兵燹其地之敝劫民之凋瘵亦已甚矣所幸家敦禮

讓戶勉詩書醇朴之風猶存古處間有一二蠢愚相尚以氣質此亦所稟則然而不為敗壞也况山川之秀麗毓異鍾靈由前而觀其人文之雋偉政績之恢宏與夫清標令望卓卓人寰者指不勝僂即至閨門女子亦多秉節烈而樹芳型我

朝以來漸仁摩義雨露甄陶朴者安於隴畝而秀者起於膠庠甲第綿延勛猷燦著為

當代之柱石者不乏其人焉於乎盛矣顧前此未嘗有志多附於羣康熙十年辛亥始輯邑乘迄今又幾百載夫水闕水而成川人闕人而成世事每因於所積而境亦隨乎其時或沿或革不一轍也或損或益無定程也



者因之荒者啟之廢者補之闕者增之其遷流變易曷  
有常哉余自壬申秋杪下車知奉黃制府檄下江西  
廣開志局邑乘之修已越有數年其時邑令主其事而  
邦之大夫君子共相纂輯余得樂其有成覺向之因陋  
就簡者至於今大備此固採風問俗者必將藉此以觀  
其畧而治茲土者尤當究心於此以勵其成也從此政  
洽時和民誠物阜化其弊而進於醇則駸駸日上其所  
以為邑乘之光者寧非有司之事歟

邑令聶元善

豫章之建城古稱風俗茂美士醇民良忠孝節義之事  
文章爾雅之材彰彰史冊代不乏人無煩馴擾最為易

治故有江西道院之名疇管欣幸以為天下盡如斯邑  
於以臻道一風同之盛夫何難哉歲庚午赴銓部謁選  
果得是邑而官之方幸奏績有時不至美錦未學操刀  
未能有愧父母斯民之望迨仲冬抵任甫下車諸紳士  
以次進賀皆魚魚雅雅絕無矜張躁厲之習周回城廓  
人民輻輳見夫居者行者商者旅者各安常業鮮出位  
越畔之謀風俗之美實

聖天子重熙累洽之化使然舉管所得諸耳熟者目擊之而  
知黃魯直之賦非虛語矣諸紳士爰進而請曰昨歲奉  
制臺黃公檄州縣纂修志乘以待他日太史輜軒之採  
甚盛典也夫建城之有志乘昔統於郡乘自康熙辛亥



年始創邑乘流傳歲久殘缺漶漫十居四五及今不修日復一日正不知補葺於何時茲以亟待纂修之時適遇制臺檄諭何事之若合符節有如是之美耶但不見終貽築室道謀之譏徒使觀望有人告成無日公其為合邑主其事庶幾如網之有綱裘之有領舉而措之罔弗就緒予愧二酉難窮三長未備一行作吏拋荒筆墨安能從簿書鞅掌之餘旁及廣稽博訪兼以旱疫頻仍覩蒸黎之困苦方謀撫字之未遑奚暇他務闕壬申歲大有四民樂業志乘誠邑之鉅典不可不修予為初定章程衆紳士各殫厥長共襄協贊合康熙辛亥前後事之既登者莫不備具事之待續者莫不搜羅訂訛補缺無微弗錄無美弗揚變其義例視舊志尤為加詳覺忠孝節義之事文章爾雅之材盛于管者復盛於今後先輝映如出一轍厥功偉矣厥任宏矣俾後之覽者得以有所考證闔邑之幸抑宰是邑者與有榮焉矣

原跋

邑人 徐濟言

乾隆十九年歲甲戌九月邑乘告竣諸君子與其事者囑予約數言以殿其後夫建城之有志創始于康熙十年前乎此者以首邑之事皆統於郡故有府志而無縣志元志散逸莫稽所可考者惟明之鄜陶二志邑乘之脩得所借資而又叅之父老之傳聞世族大家之譜牒



無微弗錄無隱弗揚至康熙辛亥年而大備次年予始  
生迄今八十餘載凡邑乘之待續者皆親見其實加以  
諸君子之採訪無不信而可徵瞭如指掌不誠盛典歟  
昔大聖人言夏殷之禮苦于文獻不足今繼辛亥而脩  
輯皆予所習見習聞視牽扯附會以成卷帙者奚啻霄  
壤抑予更有說昔之修志苦於明末賦稅之累兵燹之  
擾我

朝

神聖相承百餘年來奠海宇于昇平四民安堵無警生當其  
際享乂安之福秀者家敦禮讓戶說詩書樸者日出而  
作日入而息以至商者旅者熙熙攘攘靡不塗歌巷咏

以頌揚

聖天子之雅化風清俗美則舉其事而書之以為志又何必  
印板舊轍以為無改昔人之規模也哉是舉也  
當事大人主其事而邑之文人學士共相協贊以逮閭閻  
之父老無不歡欣踴躍以觀厥成予雖謏劣不文敢不  
應諸君子之命以書於卷末



例言

查高邑前明無志一切事宜附載於郡志內耳自

國朝康熙辛亥邑令張君文旦倡修縣志而書始成迄乾隆甲戌聶君元善重加修輯而書再脩今仍舊志增損分合稍有不同非示異也類由義起各求其當而已

一星野舊志編入疆域未免從畧茲依通志列為首綱即以星野系之崇天文也其度分秒忽先儒辨論焚如本難細剖姑仍前說以志大端

一疆域所載里居聶志表而出之其間尚有遺漏之處茲以區統都即都分畝里居以次毗列於下與兩城里居均得瞭如指掌而沿革一條移入建置較為合體



一鄉賢舊載人物志首今移列學校從專祀也名宦本列秩官今因之惟崇祀所加仍列名於學校非重見也例得與鄉賢並列也

一兵防所以戒嚴舊志第列其武秩源流汎弁兵目及驛遞夫馬等項而古者寓兵於農之意尚少指陳茲增民兵保甲附之

一現在名公鉅儒勲業文章正未有艾自不得遽行立傳其應立傳者當以論定之後為斷

一文苑宦績敦行隱逸本列專條間有移動之處悉按其小傳編歸各門以免淆紊

一女德不盡於節烈舊志統名閨範今仍之其已 旌表

者自應彙入未經呈請而堅操苦節年例已符亟宜蒐載以表幽潛

一菽文各有體裁時代亦有先後統而紀之未善也茲別疏記序賦為一則雜文為一則詩章為一則又按世代以為編次眉目較為朗然舊載篇什無闕邑乘應行刪節至當事詩文必有繫於風化往蹟者採而補之餘可不錄

一古蹟間錄郡事以高安為附郭首邑故舉瑞芝堂綠筠堂之類參而列之凡以志勝也其所增本邑舊蹟悉憑通志府志採入非由臆度

一舊志無雜記一綱如祥異列於疆域義塚入於建置殊



為失體茲移祥異與仙釋方技及遺文之散見者彙為一門而以義驢塚附之是亦不擇細流之意耳

高安縣志目錄

卷之首

宸章

卷之一

星野

卷之二

疆域形勝

區域

風俗

物產

卷之三

建置沿革

城池

署廨

坊第

卷之四

山川

山

溪

池

井

水

橋

陂塘

津梁

湖



卷之五

戶役 戶口丁徼浮疏呈上 歲蠲 倉帑 水脚

卷之六

戶役 減浮疏呈下 附定案 附浮額

卷之七

學校 學宮 廟祀位次 擇奠禮樂 名宦鄉賢祠

卷之八

秩官 知縣 教諭 訓導 縣丞 主簿 巡檢 典史 名宦

卷之九

兵防

卷之十

選舉 副科 進士 舉人

卷之十一

選舉 貢生 武進士 武舉 徒 薦辟 應列 株曹 例監 武職 徒籍

卷之十二

封典 封爵 封贈 襲職 恩廕

卷之十三

人物 理學 宦績

卷之十四

人物 宦績續 文苑 文苑續

卷之十五

人物 敦行



卷之十六

人物 敦行續 隱逸 流寓

卷之十七

人物 閩範 閩範續

卷之十八

藝文 疏 策 劄本 雜文

卷之十九

藝文 記

卷之二十

藝文 賦 詩 補遺

卷之二十一

古蹟 祠 廟 堂 樓 臺 亭 軒 閣 宮 殿 宅 園 墓

卷之二十二

雜記 祥異 仙 釋 方技 拾遺

目錄



批

高安縣志卷之首

宸章

雍正元年

御賜都察院左都御史朱軾母冷氏太夫人壽匾聯

匾

淑範崇年

聯

栢府清風貽令子

萱堂煦日慶遐齡

御賜都察院左都御史朱軾

匾額

宸章



朝堂良佐

雍正四年

上諭大學士朱軾之母冷氏壺儀淑慎訓子成名今聞在籍病故深可軫惻朕優禮大臣推恩賢母用頒異數以示眷懷著江西巡撫裴率度動支司庫銀二千兩賞給伊家讀文致祭一次祭文由翰林院撰擬其差往致祭之員若總兵官駐劄相近則遣總兵官若相隔路遠則于兩司內派出一員俟朱軾抵家之時舉行朱軾查勘水利事竣到京後著馳驛回籍

上諭大學士等大學士朱軾事親最孝朕所素知今伊母在籍病故伊聞之自必哀痛切至但伊母年已八旬有餘伊祿養顯揚俱無遺憾此時正當節抑哀痛護惜此身為國家出力盡忠正所以盡孝朕前已降諭旨賜銀二千兩為伊母喪事之費就近遣地方大員前往致祭今朱軾奔喪回籍朕深知其家貧著再賜銀二千兩為伊盤費一切之用其子亦令隨歸伊到家守孝百日將伊母之事料理完畢即來京辦事爾等可傳諭朱軾知之上諭大學士等朱軾奏請解任開缺以終服制情詞迫切此乃伊名節所關朕知其出于至性誠懇允從所請解任開缺以全其志但三年為期甚久知事閒居在籍伊心亦未必自安况目前現有畿輔水利之事正資料理可于八月起身前來居住京師以備委任顧問不居現任



之職則與家居無異于禮既盡于心亦可安矣朱軾素性誠篤今遭母喪深恐其哀毀過節爾等可將朕意諄切諭之伊年高體弱不宜過于悲戚况六十不毀載在禮經若能仰體朕心時思朕訓護惜此身為國家出力伊母有知亦必深慰斯為忠孝兩全倘過哀以致毀瘠則有負朕恩矣爾等並傳諭膳房侍衛永壽攜茶飯往賜

皇帝諭祭大學士朱軾之母冷氏之靈曰孝宏錫類恩光特賁於良臣典重飾終殊禮尤隆于賢母用頒祭醴以示眷懷爾大學士朱軾之母冷氏內則夙嫺壺儀素著篤生令子為國輔弼荷渥澤之榮頒頻邀賚予膺崇封之

晉錫以慰劬勞朕每因奏對之時垂問起居之節冀永綏夫眉壽萱庭之福佑彌長俾專効夫丹忱綸閣之贊襄益懋勤勞王事方著績於鹽梅眷望鄉閭遽銜哀於風木訃音入告軫惻良深錫公帑以治喪遣大僚而臨奠許乘驛騎歸奉几筵淑範遐齡信哀榮之兼備揚名宣力嘉忠孝之兩全嗚呼體人子之至情恩均存歿昭國家之異數光煥絲綸靈其有知尚克歆享

雍正十年奉

硃批覽卿奏以積疴未痊暫瘳復起綸扉重地不可久曠懇請解退調養情詞肫切卿才具優長品行端謹老成練達勤敏和衷朕所深知正資倚任今偶患咳嗽之症自



可從容調理待其痊可向來漢大學士多用二員現今  
閣中有大學士張廷玉蔣廷錫兩人辦理實無曠缺卿  
當頤養之時必須寬懷澄慮不以事物撓心自然藥餌  
有功漸次平復以慰朕之殷懷今若以久未入直仍慮  
及內閣職務雖矢心匪懈具見卿之悃誠而慮思紛縈  
殊有乖于調攝之道不惟非所以自愛亦非所以仰體  
朕心之軫念也朕昨以卿抱病多時特遣內大臣前往  
看視聞卿于內大臣之前力疾叩謝禮數繁多甚覺勞  
頓次日清晨寒冷之時又來至宮門謝恩是轉增朕心  
之不安於義深為未協朕知卿素性拘謹舉動備極小  
心是以近時以來一切飲饌服食之物未便頻頻頒賜

正所以冀卿之安逸望卿之速痊也嗣後宜恪遵朕諭  
時加頤養導引中和節勞靜攝即受朕恩賚亦免其拜  
跪始於病體為宜卿年尚未甚老若調攝有方自能全  
愈為朕宣力之處甚多此時不必以解退陳情用是特  
手書諭旨賜卿其悉朕惓惓之至意

乾隆元年奉

旨大學士朱軾品行端方學術醇正為

聖祖簡用之人

皇考眷注有加簡任機務純修清德望重朝端朕自幼讀書宮  
中常聞講論即位以來正資老成襄贊昨聞抱恙沉篤  
朕親往看視尚冀調治痊可今聞溘逝朕心深為震悼



高步縣志 卷首  
特命輟朝一日親臨祭奠以昭敬禮賢大臣之誼又兩  
賜內帑庫金經理喪事茲覽遺疏拳拳吏治民生為念  
具見忠悃著加贈太傅入祀賢良祠所有應得恤典該  
部察例具奏

乾隆二年正月二十七日内閣奉

上諭據大學士朱軾之子朱必增奏稱擇于二月十三日扶  
送父櫬由浙河歸里大學士朱軾柩櫬起行之前一日  
著散秩大員一員帶領侍衛十員前往奠酒並於十三  
日送其起程再令該部行文沿途地方文武官弁在二  
十里以內者俱至櫬弔奠並遣人護送俾長途安穩早  
抵故里其柩櫬准入城治喪欽此

御祭太傅朱軾文

皇帝諭祭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世襲騎都  
尉加贈太傅謚文端朱軾之靈曰任隆密勿賴良弼以  
宣猷禮重老成眷前勞而賜卹緬儀型之久著陳奠醑  
以薦馨爾朱軾學術端醇器資疑厚早登詞苑蜚聲著  
作之庭旋宰花封奏最循良之績入雲司而讞獄平允  
攸稱出冰鑑以量才公明丕播特膺內擢游尹陪京沛  
膏雨於棠陰澤流兩浙肅風霜于柏府憲總萬邦晉領  
銓衡掌邦典而官方攸叙簡司機務陟綸扉而調燮咸  
宜

先皇篤念公忠再任海塘重寄朕躬方資啟沃召還台衮崇班



迨于積疾已深曾親視疾洎乎奄殂入告復往臨喪預  
頒內府之金俾營身後之事彛章備舉綸綍頻加於戲  
持一介之清操蕭然館舍邇平生之道範邈矣風規爾  
靈有知尚其來享

御製周易傳義合訂序

易之為書以奇偶明陰陽之義以陰陽闡健順之德以  
卦爻該事物之變以易簡盡天下之理潔淨精微而廣  
大悉備天德王道一以貫之故曰易者五經之源也顧  
自漢魏以來考象變者泥於術數而不足以通幽明之  
故談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足以研倫物之幾至程子  
易傳朱子本義而義理象數始歸于一於是四聖人作

易垂教之旨煥然復明於萬世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御纂周易折中探源河洛直接心傳而總括

儒先首列程朱傳義者義經之樞鑰而易道之通津也  
故大學士高安朱文端清修正學品重當代曩在講席  
啟沃良多平生所學專於儀禮小戴記而易春秋周官  
亦旁及焉所著傳義合訂一編探二子所以云之意發  
揮而引伸之簡而當博而不支鉤深探賾而不鑿蓋玩  
之熟故擇言也精體之深故析理也密可謂善言易矣  
文端以兩粵督臣鄂彌達舊為曹屬手授是書鄂彌達  
梓而傳之刻成進覽披閱之下當日勤勤懇懇嘉惠來  
學之苦心恍乎若接不禁愴然爰援筆而為之序



乾隆三年

御祭太傅朱軾入祀賢良祠文

皇帝諭祭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世襲騎都尉加贈太傅諡文端朱軾之靈曰翊熙朝之泰運端重良臣稽冊府之鴻猷宜崇元祀蓋成勞懋著生平之風規如存斯盛烈昭垂奕世之寵褒孟篤載申綸綍式薦牲醪爾原任大學士朱軾器資端重學術深醇起自詞垣中外著廉明之譽游登卿月封疆流仁愛之聲

皇考洞悉公忠晉台輔而恩榮彌渥朕躬久資講論迄諒陰而倚毗方殷介節清操澹泊弗渝乎素志光風霽月老成不愧乎名儒於戲流芳竹帛卓然一代之完人樹範岩

廊允矣千秋之茂典列豆籩於祠宇涯澤攸隆布筵几於里閭湛恩疊沛靈其不昧尚克欽承

謹遵

樂善堂刊刻

賜大學士朱軾書

士之特立獨行修身講學於草茅岩穴之中將以施之政事為廟堂棟梁之任也是故明君在上必求天下之英才待之以禮煦之以和君臣同德相得益彰然後亮天工而熙庶績堯舜之四岳九官湯之伊尹文武之周召皆君明臣良用成熙皞之盛書曰百揆時叙又曰咸有一德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豈不美哉三代下君



臣相得之盛莫若唐太宗宋仁宗房杜王魏韓范富歐  
皆為名臣然致君於堯舜尚有歎焉豈氣數之未至學  
問之未醇信任之未專歟若先生遭逢

盛代受知於

皇祖領中外要職開府兩浙內召長御史臺

皇父任以綸扉啟沃論思誠通志行豈惟特出班行雖古人際  
遇亦鮮有倫比也

皇父命先生授經我兄弟得領誨益親函丈者四年于茲矣今  
春先生奔太夫人喪甫及半載即貽書相勉以學問日  
充德業日粹天德王道交修並至之語深自思維頻加  
悚愧惟恐不能勤學飭躬以慰先生之望雖然嘗聞于

先生矣蓋天德者格致誠正以修其身之謂也王道者  
均平齊治之謂也自人受天之命莫不秉懿性以生但  
為氣拘物蔽故天德泯而王道無以行惟聖人主敬以  
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以修天德以行  
王道故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皆修吾一身所致也堯克  
明峻德而協和萬邦舜濬哲文明而六府三事允治孔  
子亦曰在明明德在新民顏子克己復禮而孔子告之  
以為邦之道此皆天德修而王道行故能為天下大聖  
後世法則人君用之則為建中立極之本人臣行之則  
有致君澤民之功學者習之則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  
業豈有二道哉書曰非知之艱行之艱予受學于先生



天德王道之要道人心危微之判日聞於耳庶幾知之矣先生之所以勗我與吾之朝夕孜孜者其在踐行之實乎然苟卿有言莫便乎近其人

皇父命先生治喪以期蓋緣古者諸侯既葬王政入於國之義小祥之後望先生式過其歸以輔成勳華之治庶幾先生德業可爭光於唐宋諸賢而予亦得朝夕薰陶於有道也惟先生鑒察不宣

壽大學士朱軾七十

節傍中秋近霞觴次第稱崧高神已降川至福應增道與時偕顯身將世共登不妨介壽夕門第冷如冰

春日

賜大學士朱軾五十二韻

遲日山河麗青春風物妍皇州籠淑氣天宇燦祥烟景媚韶華世人遊熙皞年先生方抱病靜室獨安眠當代窮經彥清時守道賢事君欣際遇奉職佛仔肩

寵命登台輔鴻才掌選銓寅恭朝宁右弼亮

聖人前只此冰兢志那忘對命虔

皇情嘗有眷臣節總無偏早歲承綸綍成童授簡編芳規看表帥函丈獲周旋義府優游永春風坐卧便賦詩閒檢韻味道細烹泉每自威儀謹從知學問全董生醇治術朱子續心傳十載如旬日高山復大川汲長難試綆質魯詎窺淵惟借開陳力嘗資接引緣前途初省識往籍



事精研方示尋鄒屐旋招泛泗船高深終莫測言象未  
忘筌竊意精神固何期衰病連道存看潤貌身老惜華  
顛解習安心法叅明樂性禪三年常疾疾晚歲每述遭  
更受

宸衷注頻蒙

恩旨宣賜醫經歲月賚食列甘鮮幾度秋梧落經時春草芊  
尊生資攝理養靜悟魚鳶入臘魔纔退頻年疾稍痊經  
帷常一遇日暮薄言旋早識文如斗新叨筆似椽風披  
重幙外晴照綺窻邊坐久添光霽來頻領蕙荃如何新  
歲到轉覺舊疴牽呼僕長扃戶飛花未撲蘄竹爐朝自  
焙湯劑晚仍煎消悶憑書籍無心託管絃神清依素几

守寂坐麓羶未及頌春俸應勞買藥錢東皇今布令黑  
帝久牧權坦履宜悠爾沈疴定霍然追隨私念切趨步  
寸心懸况乃須調鼎方看用作舩時平交正泰君道健  
如乾宣力疇堪並陳猷未或先陽和敷化國膏澤被王  
田何日趨朝陛多時隔講筵裁詩羞未穩有暇賜雕鐫

秋日

賜大學士朱軾

新涼初到北窗清聞道先生體漸平漫說春風違坐卧  
應教霽月仰澄明草長書帶堦前思秋老荷衣檻外情  
遙憶佳牀閒夢蝶懶聞蟋蟀一聲聲

題朱賢女傳



卓哉朱氏賢女子柏舟矢志志不徙蔡公獨展大手筆  
 質言傳紀書盈紙窈窕少長相公家笄年禮聘許適李  
 李未婚姻中道捐女乃慟哭爺前跪兒已命字不可移  
 兒未成婦不可死權衡生死兩塗間兒惟自盡兒心耳  
 江頭秋冷水無波市中火煽房不燬貞心幸託蔡公傳  
 傳存人亦歸蒿里伊余耳聞此事熟幾年宛轉詩腸裏  
 今朝檢得作題詞題成凜凜秋風起

賜大學士朱軾奉

命往浙督修海塘

帆掛扁舟野水明吳頭楚尾正秋晴思通鎔鐵竒謀著  
 政味甘棠喜氣迎軾曾為浙撫窈窕遠天迷去路蕭疎寒柝

繫離情遙知賜騎旋歸日

帝里三春色正榮

乾隆四十三年

御製憶舊詩

皇考選朝臣授業我兄弟四人胥宿儒徐朱及張嵇設席

懋勤殿

命行拜師禮其三時去來可亭則恒矣時已熟經文每為闡經

旨漢則稱賈董宋惟宗五子恒云不在言惟在行而已  
 如坐春風中十三年迅耳先生抱病深

命與親往視未肯竟拖紳迎謁仍鞠脛始終弗踰敬啟手何  
 殊爾嗚呼於先生吾得學之體



嘉慶四年二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原任大學士朱軾孫家淦居官清正其子孫現無出仕之人着傳諭伯璘張誠基查明朱軾孫家淦嫡派子孫擇其人尚明白者送部帶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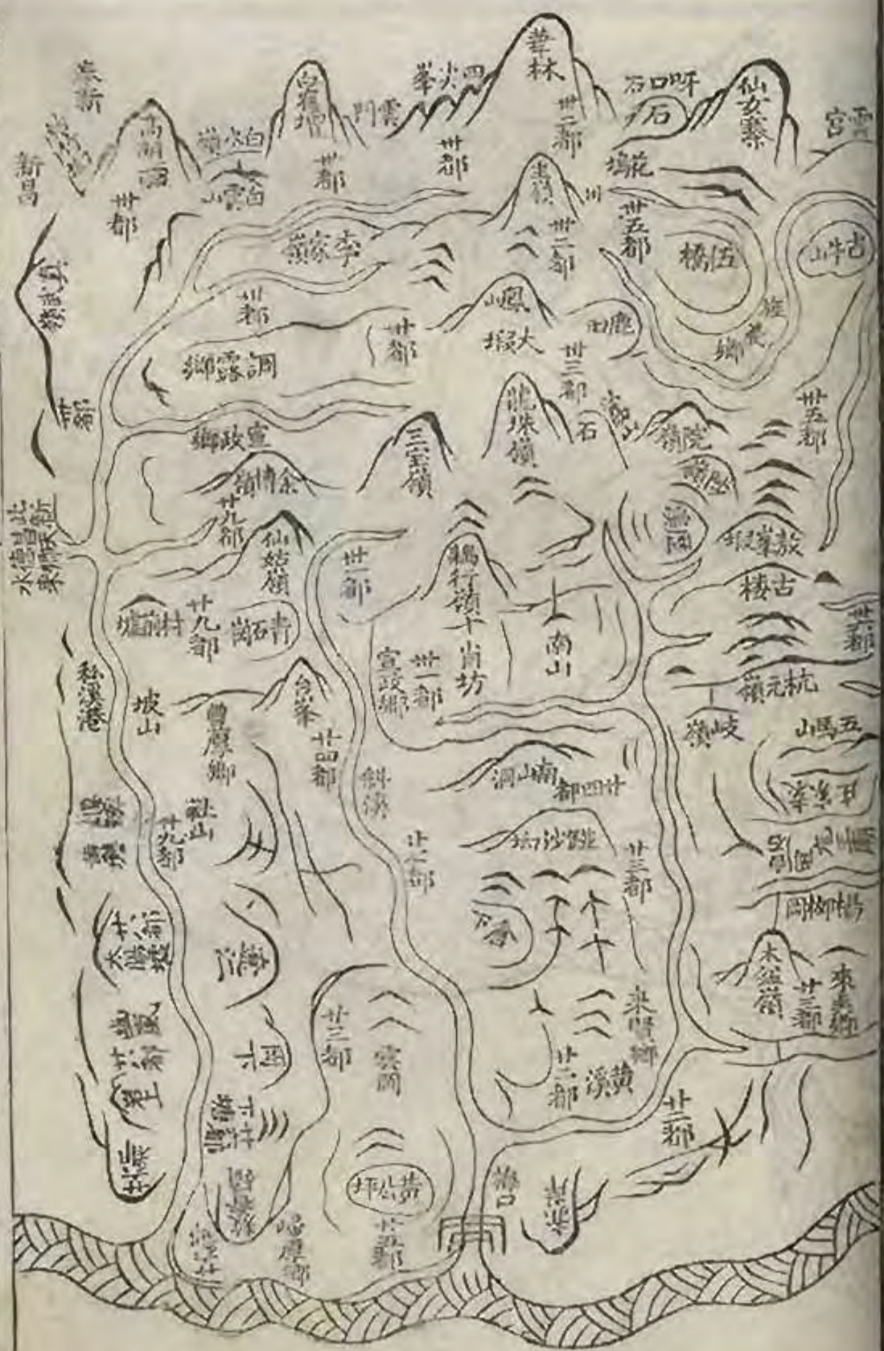
引見將此各傳諭知之欽此

繪

圖



北鄉山川鄉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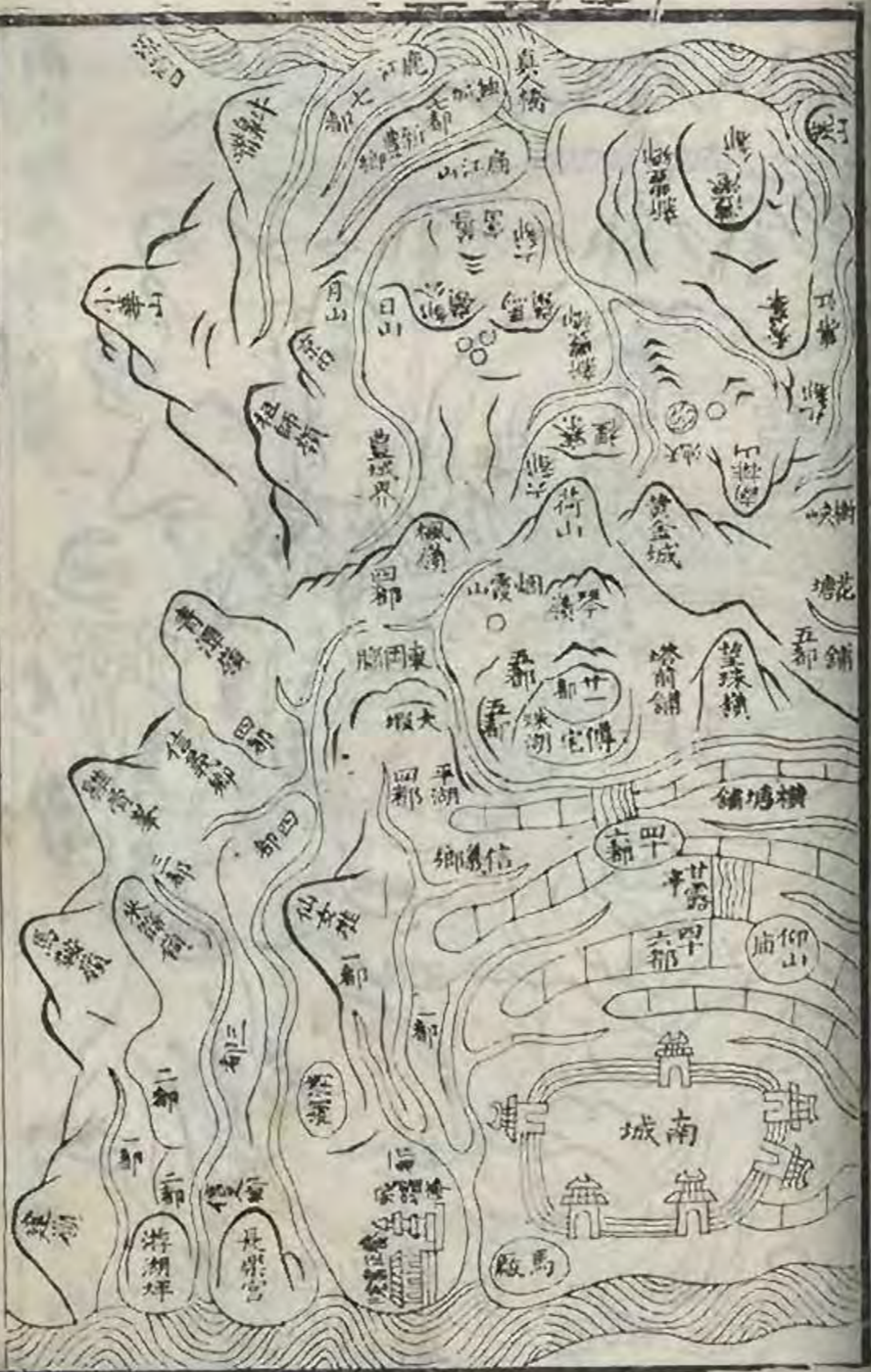




南鄉山川鄉都圖



南鄉山川鄉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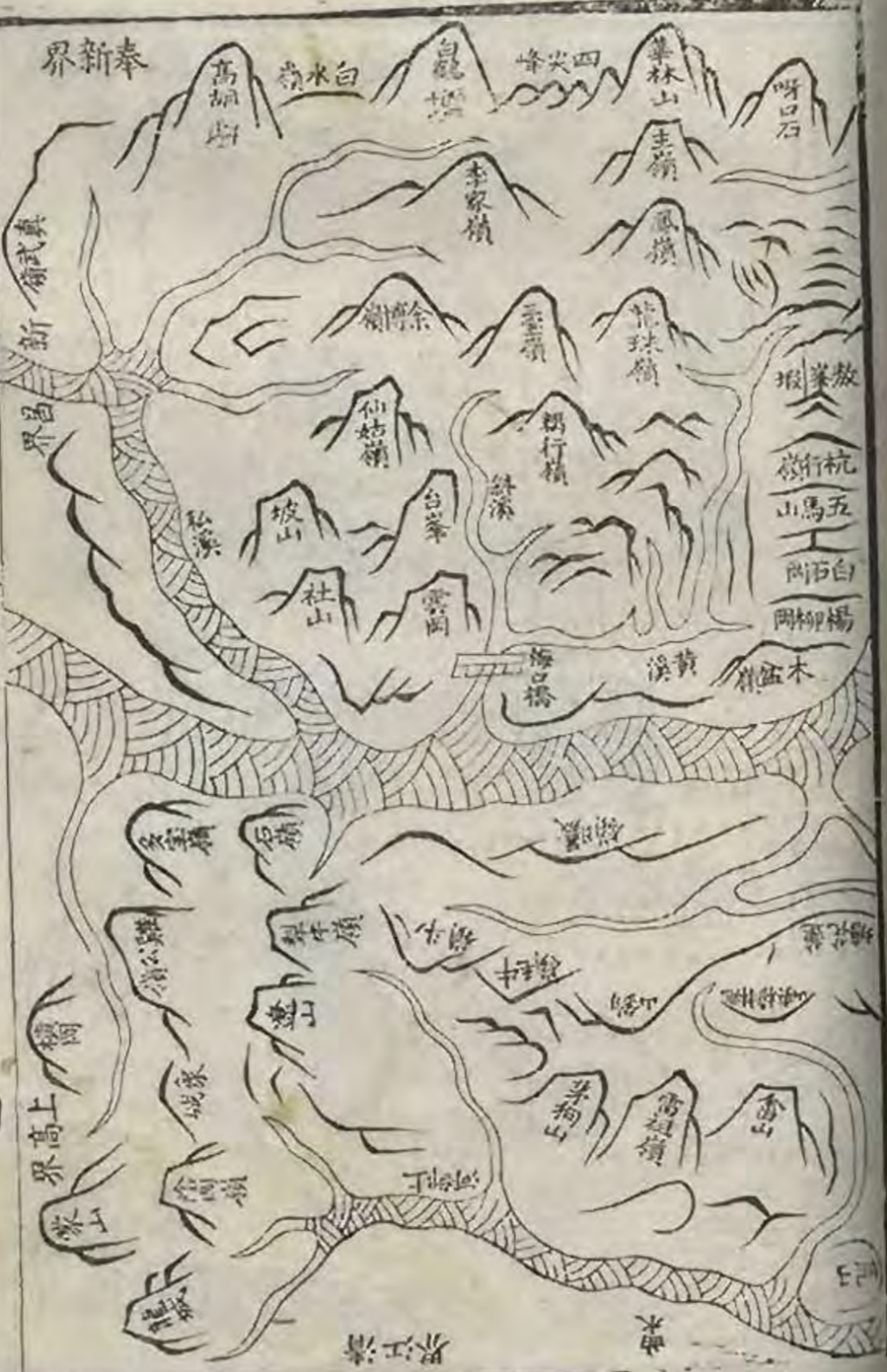




南北鄉合圖



界新奉









縣治八景圖









高安縣山川形勢圖說繪圖引

地理形勢之說見於詩書如周公營洛文公徙邠其大較也故自畿甸而省會而府郡州邑莫不有形勢可紀即莫不有形勢可圖高安為瑞郡首邑歐公稱為衣被雲錦絕勝聞於天下惜舊志無圖今特繪出而市井里居郵傳驛舍星布於山谷川澤間者披圖而了然在目但圖以設象有象無文山川之脈絡未明山川之情態未露此圖既繪圖說所以繼作也

江右贛河以西諸郡皆發脈於靈山瑞環五百里稽來脈瑞之高安與吉表臨同脈其水發源于株樹潭與萬載上高新昌同源然遠不勝紉就縣治百餘里詳其脈



絡馬縣治脉起西北界鄰新昌奉新由枯竹坳轉入羣  
峯東趨獨聳雲端曰高胡壇此則高邑之第一山祖也  
壇左側而下過白水嶺經觀音堂過峽起白鶴壇亦左  
側而下由雲門轟四尖峯上華林山勢綿亘高大書所  
謂一方都權星祖山不足言矣左肩出為呀口石仙女  
寨大獲嶺流入馮川山環六十里而遙迨我邑北隅之  
保障歟穿心出為主嶺西奔逆起李家嶺高大插天頓  
伏起閃三十餘里殆又吾邑貼身西障也由主嶺貫中  
而南大斷上鳳嶺再南而降落平陽盤旋數里特聳龍  
珠嶺發脉為三枝西枝顧祖而出為三寶嶺余博嶺至  
仙姑嶺穿成炎天火星若青石崗若臺峯若坡山若社

山雲崗皆仙嶺的派中枝由藕唐嶺走蕭坊轉南山諸  
麓洞極拱夾擁從私溪而外斜溪黃溪合會于梅口東  
枝出為以易山趨縣治懸崖峭石遠望以易字畫高插  
雲表實天然奇文自是下院嶺迢迢東震出陡嶺歷溪  
落鰲峯墩平地鋪氈杳無踪跡漸起平崗里許上鐘鼓  
嶺過短竹坳逆起出磬嶺一枝自北而南作縣治一枝  
自南而北為淨因嶺再逆出為南北嶺又東出甘棠嶺  
過馬蹄坳作小米嶺起大米嶺落銅鼓嶺哨馬嶺蟻子  
觀止于縣下之象山山紆水迴而內關以固其自北而  
南作縣治者大頓小伏到古樓星成聚講直上杭源開  
大帳西出岐嶺東出雷王嶺奔長崗竣盡于昌坡之橋



西腰嶺落為縣脈過巷口小阜下平均至楊柳崗轉白石崗五馬山夾于左龍王廟夾于右中行若斷若續脈絡相連至貼市堆進阜城門之右突起高阜先為五龍崗作府學及城隍祠後為碧落山作府治由府治後峙直下進龍池渡脈而縣基以奠其餘枝作下關者更由米嶺東出走烏雲赴尖峯歷巒崗盡于菴前渡之牛頭崗長溪婉轉而為縣治第二關又東出為虬嶺轉招山起雷王嶺與建嶺對峙內有溪曰農溪自新建來泝流四十里而為縣治第三關此皆縣治以此之形勢也若夫縣治以南遠則容山與主山同派近則由蒙末而來經上高抵伏山至高安之龍城旺氣鍾為腰落其此一

枝由南嶺遞趨雞公嶺左遼山右石嶺夾出犁牛峯又南奔牛毛嶺起釣山過桃樹峽上黃金城疊起荷山下楓嶺而清潭而雞骨馬鞍諸嶺勢若長城一氣奔騰建嶺卓拔而高鎮于水口之間自雞嶺以下山脊迭起水分南北水以南遙望局勢百里其間星羅密布散而為茅山為畚山為南排秀峯鄒公馬嶺等山又別為祖師小華諸山其南流奔匯則由龍城而上部而曲水而澧港會真人橋諸溪轉牛鼻嘴羣會潦澌口而東達於章貢摠括水南局勢大約高安首西昌末中邊則劍邑環繞而清江亦附焉至分水以北距河不下三十里然局窄而齊整帳濶而長大荷嶺上下曦山左羅仙堆右峙



其間名門右族代有偉人然皆旁結側落惟中腰楓嶺脈出錦江城正承正受羣龍衆枝夾落平崗出東崗腦剝換為平湖逆流而上趨橫塘縱橫曼衍茫無垠際于沙崗崩洪渡峽再逆流而至甘露亭崩洪再渡起仰山廟及青田東為田峽峽內偷出子氣一枝進高明門若一字三灣成蘆鞭上格顧祖而回結明吳宗伯之基址形局為最勝焉過此由南石橋透回環錦水上下坊起白鶴山婉轉仁濟門盡於朝陽門之株橋大小川中市河東西分流垣內烟火萬家人文雲集貨財交錯此則南城之勝概也而縣治以南之形勢盡焉由是南北連城錦江襟帶竇有環衛向侍之象主有拱揖回顧之

情中流砥柱有鮎洲劔灘之險水口捍門有雷嶺建嶺之峙建口外南北交牙如獅如象如鼓如屏如天馬疊關疊鎮數十里以赴章江者不可勝紀則高安羅城之完水口之密誠有歷歷可指者作圖說而圖象愈了然矣

邑副貢何識定著



高安縣志卷之一

星野

象垂天文環星拱極道經赤黃里差南北豫章斗分筠  
屬杪忽十三奇零建城中括定昏旦中月令不忒默體  
清寧仰觀俯察志星野

星野

分野高安起南斗十三度四分終十三度四分有奇

據舊志按宋天文志云南斗六星魁第一主吳第二主  
會稽第三主丹陽第四主豫章第五主廬江第六主九  
江南斗二十五度每一星得四度一分分之六有奇豫  
章起斗十二度六分終十六度六分有奇以地理分之



每百里得九分分之一有奇諸郡居瑞之首者三百六十餘里總瑞之尾者一千二百七十餘里故定瑞之分野起南斗十三度四分終十四度四分有奇蓋合高上新三縣論也以瑞東西廣二百五十里今專列高安則縮百三十里當仍在十三度四分也

次舍高安次星紀丑位

按晉書自南斗十二度至女七度為星紀于辰在丑于律為黃鐘吳越之分野屬揚州丑位即星紀次舍斗牛二宿麗焉瑞州既起斗十三度則高安次舍當在星紀漢郡國志曰星野之次吳越分也

麗屬高安麗北斗權星三台司命星

按史記天官書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併兼之雍屬魁星冀屬樞星兗青屬機星徐揚屬權星荆屬衡星梁屬開揚豫屬搖光此以九州而屬北斗星有七州有九并青于兗合揚于徐故以七星而主九州也瑞屬揚州故高安當麗權星又宋史云上台主兗豫下星主荆揚中台上星主梁雍下星主冀下台上星主青下星主徐以此知高安之麗屬上台下星

占候高安主熒惑星五車星

按緯星熒惑主揚州又曰主楚吳越高安古揚州吳越之地凡有災祥當占于熒惑之所緯行又按漢天文志曰吳楚之疆候熒惑占鳥行



又按宋史五車星在畢宿北西北大星曰天庫主秦分東北一星曰天獄主燕趙分東南一星曰天倉主魯衛分及徐并州次東南一星曰司空主楚分西南一星曰卿主魏分及益州三星主五穀豐耗瑞州屬楚則占高安之穀者必于司空星焉

按陶志瑞州古豫章郡晉天文志及清類天文分野書並云豫章入斗十度乃瑞州舊志稱入斗十三度則差矣又按唐天文志云豫章及會稽南逾嶺徼為越分夫越屬牛度而牽牛去南河浸遠則瑞州安見其屬牛耶且按晉書隆安四年大陰犯牽牛而是年豫州水災則屬牛似乎有驗王勅滕王閣序有文光射斗牛之墟想

當不謬耳按晉唐二說並是瑞于晉為郡于唐為州唐分天下為十道瑞或專為筠或隸于洪且西轄萬載南轄清江或屬江南道或屬江西道幅員廣狹不一而天上之分野因之矣可以成局論乎如云訖會稽踰嶺徼則吳頭楚尾而且越孽安得不屬越而麗牛乎度言麗斗者必在未至會稽與嶺徼之時也今並存之按錢塘縣志分野起南斗十二度可想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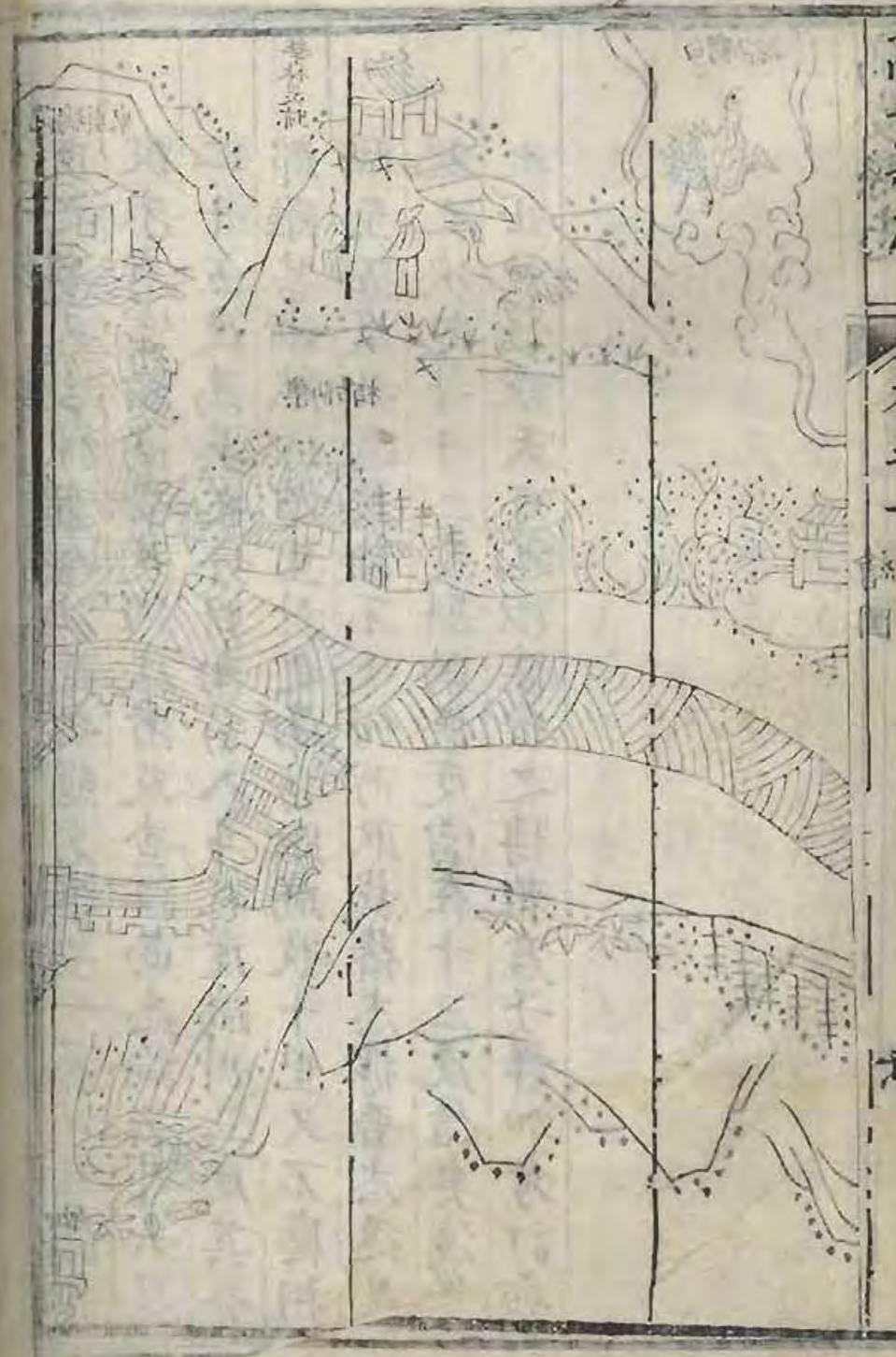
按古豫章郡東達會稽南踰嶺徼國屬吳越州屬維揚高安與焉舊志博採羣書星起南斗十三度次于星紀辰于丑位麗于北斗權星三台司命星占候于熒惑星五車星其說詳且備矣然予謂天有十二次地有九州



以地之九州當天之十二次考之周禮謂皆有分星不知孰分之也且豫章南土斗牛北宿似不相蒙論者以精光相射解之此皆不可曉之數也然安成應南斗之占紫氣識豐城之劍占候之家古今不異又何其確也嘗考天文諸書及各郡縣志有以斗立言者其說互異如漢志引黃帝分星次起斗十一度至女七度蔡邕起斗六度至女二度費直起斗十度至女五度唐書起斗九度至女四度晉志則據星紀之次起斗十二度又云豫章入斗十度九江入斗一度夫豫章之野綿亘千里星在天一度在地大約二百里據豫章入斗十度九江入斗一度之說九江去豫章二百餘里不應相距至九

度之多又古豫章今江西之總名高安一屬邑耳諸書從未有實指高安是何度者及查江西志論云斗六星二十五度為吳之分野南昌入斗八度瑞州三度其分郡雖甚晰然以道里計之南昌距瑞數十里又不應相隔至五度之遙衆論不一何所取裁舊志據晉志從星紀之次起斗十二度斟酌揆度當在十三度信矣淺學之士無侈談天可也以俟後之博雅君子詳加考訂焉





高  
集  
元

卷  
之  
一  
第  
四

五